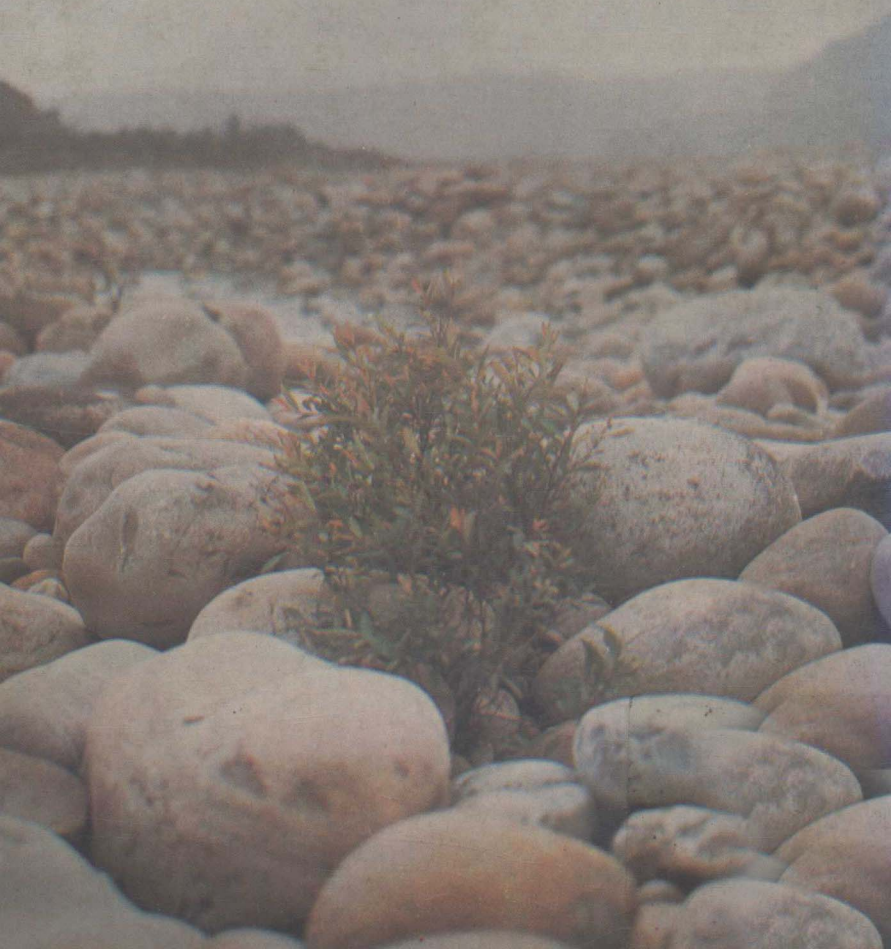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文小學說選集

(第一冊)

歐陽子編



編給往日「南北社」的朋友們

目 錄 (第一冊)

「現代文學」的回顧與前瞻(代序之一)	白先勇	5
給歐陽子的信(代序之二)	王文興	19
一個里程碑(代序之三)	陳若曦	23
回憶「現代文學」創辦當年(代序之四)	歐陽子	25
關於「現代文學」小說的編選(編序)	歐陽子	35
盲獵——聽來的故事	叢 魁	39
辛莊	陳若曦	47
鬼·北風·人	王禎和	63
鐵漿	朱西寧	89

愛的凌遲

海灘上

欠缺

將軍族

十六歲的獨白

寄居蟹

裸

讚賞

□
□

夏日

哦！春子

遊園驚夢

水晶

王敬義

王文興

陳映真

汶津

鄭潛石

蔡文甫

七等生

東方白

泥雨

林東華

白先勇

263 245 235 205 193 181 173 163 145 129 119 105

白先勇

「現代文學」的回顧

與前瞻

代序之一

民國四十九年，我們那時都還在臺大外文系三年級唸書，一羣不知天高地厚一腦子充滿不着邊際理想的年輕人，因為興趣相投，熱愛文學，大家變成了朋友。於是由我倡議，一呼百應，便把「現代文學」給辦了出來。出刊之時，我們把第一期拿去送給黎烈文教授，他對我們說：「你們很勇敢！」當時他這話的深意，我們懵然不知，還十分洋洋自得。沒料到「現代文學」一辦十三年，共出五十一期，竟變成了許許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長，而開花，而終於因為經濟營養不良飄零枯萎的一棵文藝之樹。對我個人來說，「現代文學」是我的一付十字架，當初年少無知，不自量力，只憑一股憨勇，貿然揹負起這付重擔，這些年來，路途的崎嶇顛躓，風險重重，大概只有在臺灣辦過同仁文藝雜誌的同路人，才能細解其中味。

臺大外文系一向文風頗盛，始作俑者，首推我

們的學長詩人余光中，那時他早已名振詩壇了。夏濟安教授主編文學雜誌，又培養了不少外文系作家。高於我們者，有葉維廉，叢甦，劉紹銘。後來接我們棒的，有王禎和，杜國清，潛石（鄭恆雄），淡瑩等。然而我們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：寫小說的，有王文興，歐陽子（洪智惠），陳若曦（陳秀美），詩人有戴天（戴成義）、林湖（林耀福）。還有許多桿好譯筆如王愈靜、謝道峨，後來在美國成為學者的有李歐梵，成為社會學家的有謝楊美惠。這一夥人，還加上另外幾位，組成了一個小社團叫「南北社」（詳情見歐陽子「回憶『現代文學』創辦當年」）。我們常常出去爬山游水，坐在山頂海邊，大談文學人生，好像天下大事，無所不知，肚裏有一分，要說出十分來。一個個胸懷大志，意氣飛揚，日後人生的顛沛憂患，那裏識得半分？陳若曦老鬧神經痛，但爬山總是她第一個搶先上去。王文興常常語驚四座，一出口便與眾不同。歐陽子不說話，可是甚麼都看在眼裏。大家一時興起，又玩起官兵捉強盜來。怎麼會那樣天真？大概那時臺北還是農業社會——清晨牛車滿街，南京東路還有許多稻田，夜總會是一個神秘而又邪惡的名詞，好像只有一兩家。臺大外文系那時也染有十分濃厚的農業社會色彩：散漫悠閒，無爲而治。我們文學院裏的吊鐘一直是停擺的，圖書館裏常常只剩下管理員老孟（蘇念秋）一個人在打坐參禪，而我們大夥兒却逃課去辦「現代文學」去了。幸虧外文系課業輕鬆，要不然那裏會有那麼多的時間精力來寫文章辦雜誌？而且大家功課還不錯，前幾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。

四十八年大二暑假，我跟陳若曦、王愈靜通了幾封信，提出創辦「現代文學」芻議，得到南北社社員熱烈支持。於是大家便七手八腳分頭進行，首先是財源問題，我弄到一筆十萬塊的基金，但只能用利息，每月所得有限，只好去放高利貸（後來幾乎弄得「現文」破產，全軍覆沒，還連

累了家人。）歐陽子穩重細心，主持內政，總務出納，訂戶收發由她掌管。陳若曦闖勁大，辦外交，拉稿，籠絡作家。王文興主意多，是「現文」編輯智囊團的首腦人物，第一期介紹卡夫卡，便是他的主意，資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。封面由張先緒設計。我們又找到兩位高年級的同學加盟：葉維廉和劉紹銘。發刊詞由劉紹銘執筆，寫得倒也鏗鏘有聲。葉維廉是創刊詩一首：「致我的子孫們」，氣魄雄偉。我們那時只是一羣初執筆桿的學生，「現文」又沒有稿費，外稿是很難拉得到的，於是自力更生，寫的寫，譯的譯。第一期不够稿，我便化一個筆名投兩篇。但也有熱心人支持我們的，大詩人余光中第一期起，從「坐看雲起時」一直鼎力相助。另一位是名翻譯家何欣先生，何先生從頭跟「現文」便結上不解之緣，關係之深，十數年如一日，那一篇篇紮硬的論文，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譯。我們的學姐叢甦從美國寄來佳作一篇「盲獵」，外援來到，大家喜出望外。於是由我集稿，拿到漢口街臺北印刷廠排版，印刷廠經理姜先生，上海人，手段圓滑，我們幾個少不更事的學生，他根本沒看在眼裏，幾下太極拳，便把我們應付過去了。「現文」稿子丟在印刷廠，遲遲不得上機，我天天跑去交涉，不得要領。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廠裏不走，姜先生被我纏得沒有辦法，只好將「現文」印了出來。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，我抱着一大疊淺藍色封面的「現代文學」創刊號跑到學校，心裏那份歡欣興奮，一輩子也忘不掉。

雜誌出來了，銷路却大成問題。甚麼人要看我們的雜誌？卡夫卡是誰？寫的東西這麼古怪。幾篇詩跟小說，作者的名字大多不見經傳。就是有名的，也看不大懂。我們到處貼海報，臺大學生反應冷淡，本班同學也不熱烈。幾個訂戶都是我們賣面子死拉活拖硬抓來的。教授我們送了

去，大都不置可否。但也有熱心的，像張心漪教授，替我們介紹訂戶，不惜餘力。殷張蘭熙女士，百般衛護，拉廣告。黎烈文教授對我們十分嘉許。其實只要有人看，我們已經很高興了。雜誌由世界文物供應社發出去。隔幾天，我就跑到衡陽街重慶南路一帶去，逛逛那些雜誌攤。「有現代文學麼？」我手裏抓着一本「今日世界」或者「拾穗」一面亂翻裝做漫不經心的問道。許多攤販直搖頭，沒聽過這本東西。有些想了一會兒，卻從一大疊別的雜誌下面抽出一本「現代文學」來，封面已經灰塵僕僕，給別的暢銷雜誌壓得黯然失色。「要不要？」攤販問我。我不忍再看下去，趕快走開。也有意外：「現代文學麼？賣光了。」於是我便笑了，問道：「這本雜誌那麼暢銷麼？甚麼人買？」「都是學生呢。」我感到很滿足，居然還有學生肯花錢買「現代文學」，快點去辦第二期。第一期結算下來，只賣出去六七百本，錢是賠掉了，但士氣甚高，因為我們至少還有幾百個讀者。其實「現文」銷路一直沒超過一千本，總是賠錢的。因此攤販們不甚歡迎，擺在不起眼的地方。可是有一位賣雜誌的，却是「現文」的知音，那就是孤獨國主詩人周夢蝶先生，他在武昌街的那個攤位上常常掛滿了「現代文學」，我們賣不掉的舊雜誌，送給他，他總替我們擺出來。有時經過武昌街，看見紅紅綠綠的「現文」高踞在孤獨國的王座上，心裏又感動，又驕傲。我的朋友女詩人淡瑩說，她是在周夢蝶那裏買到整套「現文」的。

雖然稿源困難，財源有限，頭一年六期「現文」雙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來了。週年紀念的時候，還在我家開了一個盛大慶祝會。除了文藝界的朋友，又請了五月畫會的畫家們。像顧福生、莊喆、韓湘寧都替「現文」設計過封面，畫過插圖。張心漪老師、殷張蘭熙女士也來捧場，大家真是高興的，對「現文」的前途充滿信心。而我們那時也快畢業了，大家回顧，都覺得大學

四年太快，有虛度之感。對我個人來說，大學生活最有意義的事，當然就是創辦了這本賠錢雜誌。家中父母親倒很支持，以為「以文會友」。確實，我辦這本雜誌，最大的收穫之一，便是結識了一批文友，使得我的生活及見識都豐富了許多。

到了第九期，「現文」遭到頭一次經濟危機。我拿去放高利貸的那家伸鐵廠倒掉了。「現文」基金去掉一半，這一急，非同小可。那一段時期我天天如同熱鍋上的螞蟥，五內如焚。數目雖小，但是我那時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學生，同學們更不濟事。父母親的煩事多，那裏還敢去擾他們。我跑到伸鐵廠好幾次，也夾在債權人裏跟鐵廠索債。別人拿回錢沒有我不知道，我那張借據一直存了好幾年。有時候拿出來對着發呆，心裏想：這個鐵廠真可惡，這筆文化錢也好意思吞掉。但雜誌總還是要辦下去的。幸虧我們認識了當時駐臺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（Richard McCarthy）先生。他是有心人，熱愛文學，知道我們的困境，便答應買兩期「現文」。於是第十、第十一期又在風雨飄搖中誕生了。同時「現文」男生也入了營，編務的重擔便落到了「現文」女將們身上。「現文」女將，巾幗英雄，歐陽子坐鎮臺大，當助教，獨當一面。陳若曦在外做事，仍舊辦她的外交。我們的學弟們，鄭恆雄、杜國清、王禎和也正式加盟，變成「現文」的第二代。我在軍營裏無法幫忙，只有稿援，在那樣緊張的生活裏，居然擠出了兩篇小說來：「寂寞的十七歲」，和「畢業」（後改為「那晚的月光」），那是拼命擠出來的。等到女將們出國，朝中無大臣，「現文」的人事危機又到了。十五期半年出不來，形勢岌岌可危。一直到我們受訓完畢，出國留美，「現文」的形成期終於結束，改為季刊，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。

我臨出國，將「現文」鄭重付託給余光中、何欣、姚一葦三位先生。余何一向與「現文」淵

源甚深，姚先生則是生力軍，對「現文」功不可滅，值得大書特書。除了自己撰稿——他那本有名的『藝術的奧秘』便是一篇篇在「現文」上出現的——又拉入許多優秀作家的文稿來：如陳映真、施叔青、李昂等等。有了這三位再加上「現文」第二代，編輯危機，算是解決。至於財源，出國後，便由我一個人支撐。家裏給我一筆學費，我自己則在愛我華大學申請到全年獎學金。於是我便把學費挪出一部份來，每月寄回一張支票，化做白紙黑字。在國外，最牽腸掛肚的就是這本東西，魂牽夢縈，不足形容：稿子齊了沒有？有沒有拉到好小說？會不會脫期？印刷費够不够？整天都在盤算這些事。身在美國，心在臺灣，就是爲了它。這段期間，「現文」開始起飛，漸趨成熟。一方面是「現文」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長，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編輯方面，改進內容，提高了創作水準。這個時間，佳作真多。據咪咪（余光中太太）說，三位太太也動手幫忙，寫封套，送雜誌。「現文」第二代杜國清他們騎腳踏車，奔跑印刷廠，大家幹勁十足。我在愛我華每次接到臺北寄來的「現文」，就興奮得通夜難眠，恨不得一口氣全本看完。看到陳映真的小說，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動，又難過。「壁虎」的作者是誰，我打聽。原來是一個還在中學唸書的小姑娘，我很詫異。施叔青初執筆便氣宇不凡，日後果然自成一派。施家文學風水旺，妹妹李昂後來居上，風格特殊。

此後，「現文」的編輯人事，經過幾次大變動，王文興、余光中、柯慶明都輪流當過主編及執行編輯。這幾位編輯勞苦功高，筆難盡述。只有優子才辦文學雜誌，只有更優的人才肯擔任這吃力不討好的編輯工作，而且是不支薪水的。「現文」之所以能苦撐十三年，第一要靠這批編輯們的烈士精神，除了上述幾位外，臺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、張惠鎮，還有中文系的師生都曾出

過大力。此外，那時候的作家，對「現文」真是義薄雲天，不求稿費，不講名利，他們對於「現文」都有一份愛心與期望，希望這份文學雜誌能够撐下去。五十九年，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，聞悉「現文」財政拮据，慷慨贈送紙張一年，使「現文」渡過危關。然而在工商起飛的臺灣，一本農業社會理想的同仁雜誌，是無法生存下去的。跟我們同時掙扎的「文學季刊」、「純文學」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。「現文」的經濟危機又亮起了紅燈。六二年世界通貨膨脹，臺灣的紙價印刷費猛增。我在美國教書的薪水，怎麼省也省不下這筆費用來。我有一位中學好友，也是「現文」的忠實讀者，知道我的困境，每個月從他的研究費捐獻一百二十塊美金，但是兩個人合起來的錢，仍然無濟於事，第五一期出畢，我只好寫信給當時的編輯柯慶明，宣佈「現文」暫時停刊。柯慶明來信，最後引了白居易的詩：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我則回以岳飛的滿江紅：「待從頭，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。」岳武穆的這首滿江紅是小時候父親教授我的，這也是他唯一會唱的歌，常常領着我們唱。後來無論在那兒聽到這首歌，我總不禁感到慷慨激昂。

總觀五十一期「現代文學」，檢討得失，我們承認「現文」的缺點確實不少：編輯人事更動厲害，編輯方針不穩定，常常不能按期出刊，稿源不夠時，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來。然而「現文」沒有基金，編輯全是義務，行有餘力，則於編務。我對於編輯們除了敬佩外，絕不敢再苛求。「現文」又沒有稿費，拉來文章全憑人情，大概也只有在我們這個重義輕利的中國社會，這種事情才可能發生。因此，除掉先天的限制外，我肯定的認為「現代文學」在六十年代，對於中國文壇，是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的。

首先，是西洋文學的介紹。因為我們本身學識有限，只能做譯介工作，但是這項粗淺的入門

介紹，對於臺灣當時文壇，非常重要，有啓發作用。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臺灣相當陌生，像卡夫卡、喬哀思、湯馬斯曼、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，都絕無僅有。喬哀思的短篇小說經典之作「都柏林人」我們全本都譯了出來。後來風起雲湧，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都翻譯了這些鉅匠的作品，但開始啓發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興趣的，「現文」實是創始者之一。譯文中，也有不少佳作。舉凡詩，短篇小說，戲劇，論文，聲聲大端。名譯家有何欣、朱立民、朱乃長等，此外臺大外文系助教學生的豐功偉蹟也不可抹煞，尤其是張惠鎮，她的翻譯質與量在「現文」所佔的篇幅都是可觀的。

當然，「現文」最大的成就還是在於創作。小說一共登了兩百零六篇，作家七十人。在六十年代崛起的臺灣名小說家，跟「現代文學」，或深或淺，都有關係。除掉「現文」的基本作者如王文興、歐陽子、陳若曦、及我本人外，還有叢甦、王禎和、施叔青、陳映真、七等生、水晶、於梨華、李昂、林懷民、黃春明、潛石、林東華、汶津、王拓、蔡文甫、王敬羲、子于、李永平等，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寧、司馬中原、段彩華。這些作家，或發軔於「現文」，或在「現文」上登過佳作。更有一些，雖然沒有文名，而且在「現文」上只投過一兩篇，但他們的作品，有些絕不輸於成名作家，只可惜這些作家沒有繼續創作，他們的潛力，已經顯著，要不然，臺灣文壇上，又會添許多生力軍。我隨便想到的有：奚淞、東方白、姚樹華、張毅、黎陽、馬健君等。

「現代文學」的現代詩，成就亦甚可觀，有兩百多首，舉凡臺灣名詩人，一網打盡。藍星、創世紀、笠、星座等各大詩社的健將全部在「現文」登過場，還有許多無黨無派的後起之秀。「現文」對臺灣詩壇的特別貢獻，是四六期詩人楊牧主編的「現代詩回顧專號」，對臺灣過去二

十年現代詩的發展成長，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回顧展。這種兼容並蓄的現代詩回顧展，在臺灣當時，好像還是首創。楊牧編輯這個專號，頗花心血，值得讚揚。

「現文」登載本國批評家的論文比較少，但名批評家夏志清、顏元叔、姚一葦、林以亮都有精采作品，在「現文」發表。夏志清教授，對「現文」從頭到尾同情鼓勵，呵護備至。他在一篇論文裏提到：「現代文學，培養了臺灣年輕一代最優秀的作家。」

其次，「現文」另一項重要工作，則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，這要歸功臺大中文系的師生。「現文」後期執行編輯柯慶明，當時在臺大中文系當助教，向中文系師生拉稿，有十字軍東征的精神，四四、四五兩期「中國古典小說專號」從先秦到明清，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，作了一項全盤的研究，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灣學界如此受到重視，「現文」這個專號，又是首創。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寫成的鉅著「中國古典小說」，在「現文」幾乎全部譯完登出，這本文學批評，在西方漢學界早已成為衆口交譽的經典之作，使西方人對中國古典小說刮目相看。

其實五二期的稿子，當時已經完全收齊發排了，但因經費問題，始終未能出刊。爲了寫這篇回憶，我又從箱篋裏翻出一些有關「現文」的資料來，有一張發了黃的照片，是「現文」創刊時，當時的編輯們合照的，一共十二人：戴天、方蔚華、林湖、李歐梵、葉維廉、王文興、陳次雲、陳若曦、歐陽子、劉紹銘、我本人及張先緒。那時大家都在二十上下，一個個臉上充滿自信與期望。自信，因爲初生之犢，不懂事；期望，因爲覺得人生還有好長一段路，可以施展身手，大幹一番。我看看照片下面印着的日期：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。算一算，竟有十七年了，而我們

這一批人都已進入了哀樂中年。對着這張舊照，不禁百感叢生。我們各人的命運，當初誰能料及？替「現文」設計封面的張先緒，竟先去世，而且還死得淒涼。張先緒有才，譯文真好，然而個性內向，太敏感。陳若曦勇敢，又喜歡冒險，所以她的一生大風大險多，回到大陸七年，嚐盡艱苦，居然又全家出來了。這就是陳若曦，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。去年她到加州大學來演講，我們相見，如同隔世。她走路還是那樣不甘落後，共產黨給了她胃病及失眠症，但並未能鬪倒她。她現在執董狐之筆，向歷史作證，批判二十世紀的秦朝暴政。王文興、林湖、陳次雲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，成為臺大外文系的中堅分子。葉維廉、劉紹銘、李歐梵在美國大學教書，各有所成，是美國漢學界後起之秀。方蔚華曾執教政大，已為人父。很多年沒有見到詩人戴天，去年到香港，他請我吃飯，兩人酩酊大醉，因為大家都有了「今夕復何夕，共此燈燭光」的感慨。十七年前，戴天到我家，煮酒論詩，醺醺然，不知東方既白，少年情懷，畢竟不同。十七年，時間的擔子，是相當沉重的。歐陽子在美國除寫作外，相夫教子，家庭美滿，然而却遭天忌，患了嚴重的眼疾，網膜剝落，雙目都動過大手術，視力衰退。一九七四年，我到德州去探訪她，我們同時都感到，時間的壓迫，愈來愈急促，於是我們覺得要趕快做一些有意義的事。歐陽子以超人的勇氣，在視覺模糊的狀態下，完成了她的論文集「王謝堂前的燕子」，接着一鼓作氣，又單獨編輯了這本「現代文學小說選集」。編選這本集子，歐陽子真花了不少心血，她把「現文」上二百多篇小說全部仔細看過，經過深思熟慮，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，每篇都加以短評，她的短評，寥寥數語，便將小說的精髓點出，對讀者大有幫助，而且她的書後目錄作得特別詳細完整，書後附有「現文」所有的小說篇名，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「現文」之小說篇目，對於日後研究「現文」

便。她這種編選態度之嚴謹認真，堪為楷模。

和的「鬼·北風·人」是小說，更肯定了我對「現文」的看法，「現文」最大的貢獻，在於發掘省作家描寫臺灣鄉土色彩家。這本選集中三十三篇小說，大多傑出，可以稱為六十年代臺灣短篇方言的運用，以及臺灣民數位早已成名或日後成名的，但是他們投在「現文」上的小說，却往往後流行的所謂臺灣鄉土文西寧的「鐵漿」，我認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，主題宏大：中國傳文」這本小說選集，另外；形式完整：以象徵手法，乾淨嚴謹的文字，將主題意義表達得天衣無家，個人都有選集，作小說的傑作。又如陳映真的名著「將軍族」，正如歐陽子所評：「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。」他的人道主義在「將軍族」中兩個卑微的角色身上，發出了英雄式的光輝燦爛。這一篇，應當是他的代表作。再如黃春明的「甘庚伯的黃昏」，雖然這是他投到「現文」唯一的一篇，但是這篇感人肺腑的小說，以藝術形式來論，我覺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，無一贅語，形式內容互相輝映。還有幾篇，在臺灣小說發展史上，有其特殊意義。叢魁的「盲獵」，無疑的，是臺灣中國作家受西方存在主義影響，產生的第一篇探討人類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說。王禎和的「鬼·北風·人」是他初登文壇，在「現文」所投的第一篇。王禎和以前，當然還有許多本省作家描寫臺灣鄉土色彩的作品。但王禎和所受的是戰後教育，國語應當純熟。他這篇小說臺灣方言的運用，以及臺灣民俗的插入，是他刻意經營的一種寫實主義，他這種鄉土寫實作風，對日後流行的所謂臺灣鄉土文學有啓發作用，而選集中這篇「鬼·北風·人」則是始作俑者。但「現文」這本小說選集，另外更重要的一個意義，是收集了許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。因為成名作家，個人都有選集，作品不至湮沒，但是名氣不大的作家，他們這些滄海遺珠，如果不選入集